



不过爱情还是要谈。不知死，焉知生；不知爱，一定也不知道生。这是得琢磨一辈子的大学问。那位在上班的地铁里给我写信的兄弟三十九岁，四年前从保定来北京闯天下。三十五岁闯北京，显然不是最佳年龄：没年轻到什么公司单位都能进，也没老到甘心随便俯就，而老婆孩子多半还在千里之外嗷嗷待哺——尽管保定没那么远，但它在河北。这位兄长在保定过得其实不差，事业单位，老婆孩子热炕头。但单位是清水衙门，大财发不了。新任的头儿只比他大五岁，在某油水大的地方犯了错，空降来悔过兼养老的；这么一算，即使中间不横生枝节，等他顺利爬上老大的位子也要十五年以后，脸都等黄了。老婆先等不及，“一家人的幸福不能老牛拉破车地往前走”。那老兄引用了他老婆（现在已经是前妻）原话。前嫂夫人还说：“当断不断，必有后

他闭目倾听，感受大海缓缓涨起的潮涌。水声加大，溅起一束浪花。他猛地睁眼，一声喊叫：一条罕见的大鱼正在靠近。啊，光滑无鳞，长长的鳍与须，紊乱的水中藻叶和草丝缠在头颈。它摆动长尾，环绕池中的人，好像对他赤裸的躯体极为好奇。舒莞屏睁大双眼，撸去满脸水花，这才看清近身游动的“大鱼”：一位泳技超绝的女子，从水中探出又小又圆的脸，长发拢在脑后，一双大得出奇的圆眼、长长的睫毛、微噘的双唇和洁白的牙齿。这条“鱼”离他只有一尺，一丝不挂。

舒莞屏把惊叹压到心底，快速游向那个闸口：显而易见，她由那里游进来。他从闸口望出，外面一片漆黑。“大人不必看了，那是大海。”她的声音爽朗而亲昵，毫无羞涩与生疏。“你来自哪里？”他掩去一丝惊惧，问道。“我呀，”她把沾到脸上的一绺长发拂开，“从海里爬上来呀。我从太原刚下山就往岸上游，游啊游啊，见到一个小窗上有光，就游进来了。”“竟有这等怪事！”他发出埋怨：这闸口也太大了些，竟让海里的人游入。不过他终究还是醒悟过来，从她迷人的笑靥中看出了破绽。

“女子休要戏言，还望你早些离去。”他发出刻板的、清晰的规劝。“我的大人哪，女子整天漂在海里，一路躲开吃人的大鱼，好生害怕！好生不易！好不容易才看到这里的灯火，大人就留我一宿吧，要不我只得游回海里，说不定半路被大鱼一口吞下。”她真的泪水汪汪了，伏在水面，弯曲的细腰和小巧的臀部翘着。舒莞屏闭了闭眼睛，说：“女子，且信你编出的这番巧言，不过本人断不会留你。还是早些离去吧。”

说过之后，长时间没有声音。他睁开眼睛，发现女子正在不眨

眼地盯着自己，眼里全是惊喜。她在笑。“为何还不离去？”女子笑得更厉害了：“这里是连着大海的，我不过是游到了大海边。该离开的是大人啊！”“好生乖巧！哪有将海盖进室内之理！”“那就得埋怨盖这房子的人了！大人怎地就责怪起小女子来了？咱们各不相扰，就在海里玩耍可好？”舒莞屏无言，只得离开，准备从池中出来。

女子再无声息，也不见踪影。舒莞屏以为她必定从闸口游走了，有些安心。他从一端游到另一端，然后攀上平台擦汗，饮一杯茶，复又入水。他勉强能够仰泳，身体就像一只歪斜得随时都能倾覆的小舟，双桨划动极为笨拙。就在这时，真的有一条大鱼从身下或稍偏一点的水下穿行而去，没有一丝声音，更无水溅。他抹去脸上的水花站起，又看到了那位女子：她原来一直潜在水底。

他不再犹豫，爬上平台，抓起一条毛巾裹起身子。他从平台走开时，池中女子哗啦啦顶着水花一跃而上：“大人不可就此算完啊！”她的声音带着哀求和哭腔。他寒冷一样裹紧毛巾。女子上前一步，浑身战抖，那不是寒冷所致，而是紧张。她磕磕巴巴：“大人尽管对我不喜，可您别吝惜那支竹牌呀！也不枉陪大人一回！”

女子往旁跨一步，从平台一侧的小桌上飞快取起一个圆筒，里面是一些长条形的竹牌。他终于解惑：这是她今夜取得酬报的凭据。“好吧，你全都拿走吧！”女子眉开眼笑：“好大方的大人哪！”说完用食指和拇指小心地捏住一支，麻利地抽走，扑通一下跳入水中。她在水中伸出一只胳膊，像鱼鳍一样摇动，向他告别。

尽管疲惫，体内的灼热还未消退，这是那种汤羹的作用。至此，他已明白此地用途，自然想到了冷大人对自己的“恩惠”，想起小棉玉分手那一刻的讶异。双拳胀得发痛，忍不住击打墙壁。他记起了大药堂的药娘：她们个个都有一双长腿，与今夜泳女一般无二，确实是来自这个海岛。

早晨，营管笑吟吟进来：“我来给大人问安，巡督大人可好？”“都好。”“那我就放心了，大人可随时吩咐在下。”他刚转身，舒莞屏说：“慢着。”“大人吩咐。”舒莞屏披了衣服，站到平台上，指着那个闸口说：“请把它关闭。”营管一愣，哭丧着脸：“大人，小的做不到啊！那闸口原无阀门，怎么关合？”“那就砌上。”

营管搓手，不再言语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仰脸笑道：“在下多少晓悟。大人，她可自来，大人随意塞个竹牌儿即可。渔女不易，靠它换银两养活全家哩。”“竹牌儿尽可取去，闸口必得堵上。”他口中没有通融。营管再次做出苦情状：“大人这就难为小官了。”“那就为

了。再然后，他在地铁上给我连写了两封信。在后一封信的末尾，他用带着哭腔的纠结字迹问我：

——初先生，我错了吗？您能告诉我，我们（主要是我前妻）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爱情和婚姻？

他用了两个庄严的书面语，爱情和婚姻；如果主要针对他前妻，我觉得他想问的其实是：她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男人。假如把该老兄的怨气也考虑进去，那他想问的是：她究竟希望男人怎么做！

可是老兄，我得让你失望了。如上所说，谈了几个失败的恋爱后，我于此道至今是门外汉。我给不了你确切答案，也不能代你去谴责或者哈哈，但我可以给你转述点别人的高见——碰巧我昨天和朋友吃了顿饭。

昨天中午朋友聚会，席间说起金庸小说里的人物。年轻女士说：

——我喜欢杨过，那一只痴情的空袖子，酷毙了。

中年女士说：

——我看好那郭靖，越过去发现这种人才最可靠。

女人谈男人，从来都是个有意思的话题；男士们便不分年龄大小，跟着起哄，撺掇她们深入开阔地谈下去，都报一报自己的喜好。结果显示：年龄大一点的喜欢郭靖者居多；小一点的无比热爱杨过和乔峰；只有个别喜欢插科打诨的更小女生说，其实跟段誉和韦小宝谈谈恋爱也不错；没有一个女同胞说她喜欢段正淳和慕容复。

这只是个即兴闲聊，人多嘴杂，从中提炼出科学的论断或为不妥，不过推究一下也有点意思。其一，于爱情观，我们往往能从金庸的小说里获取例证。他老人家

庞杂的武侠巨著中充满了情爱秘籍，惊天动地鬼神的爱比比皆是。其二，喜欢杨过和乔峰的女士，而立和不惑之间者甚众。这一拨人，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70后，正是“我们这一代”。限于我可怜的情爱经验，也限于专栏的主题，别的年龄暂且不表，单说同龄的这群杨过和乔峰爱好者们。

我相信各种“观”都是被建构出来的，很难一成不变。改变是必然的，席间迥然不同的爱情观已经说明问题：某女士在十年前经常看见杨过骑着白马穿过的梦境，十年后，她觉得空袖子过于轻飘，白马失之唯美，像被柔化加工过的艺术照，还是靠着郭靖憨厚的肩膀更踏实，糙是糙了点，有质感。由此，我也基本断定，那些打算和韦小宝跟段誉玩过家家的小女孩，谈婚论嫁的时候如果没有怪异的爱好，断会一脚把韦爵爷与大理国的小皇帝踢出备选老公的短名单的。他们在正大的婚姻面前，还是偏僻了点，也嫩了，看上去都不结实。

那么，建构是如何形成的？

首先是阅读，文学作品和影视剧。《红楼梦》的宝二爷和林妹妹，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的维特与绿蒂，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里的阿里萨和费尔米娜，《围城》里的方鸿渐与苏文纨和唐晓芙，《家》里的觉新和梅表姐；舒婷的《致橡树》和《神女峰》，不做凌霄花与在情人肩上痛哭一晚；电影《庐山恋》《被爱情遗忘的角落》《芙蓉镇》《本命年》《霸王别姬》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；当然包括金庸、琼瑶、岑凯伦的小说，甚至还有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》和手抄本《少女之心》；等等。

(未完待续)



第二天一早，欧宝财还睡着，他就起身到省委门口观察动静。果然像老欧说的，门口堵着人，有的还拉着各种布条，写着五花八门的诉状，好像多数与拆迁有关。真有些近不了身。家里事太多，钢磨、压面见天都是百十元往上的净收入，也耽搁不起。可这口气不出，又过不去。但凡能压住火，谁又愿意出门受这份洋罪呢？他掂摸来掂摸去，也想找个纸壳子，写上几个字，顶在头上，朝大门口扑通一跪算了。可欧宝财说，在大机关门口弄事，得讲点方式方法，不能硬来，自找苦头。正在为难时，有人把他肩膀一拍，回头一看，是欧宝财。问他：“看清楚了吗，半裸树是不是个蛋事？”

“问题是半裸树的事了。”

“可说到底还是半裸树引起的系列淡闲事么。”

“那你的意思不告了，让哈屁成精翻天去？”

欧宝财把他肩膀一拍说：“走，这门口少染，有摄像头呢。”说着，把他拉到了离人群较远的地方，还指了指对面一个院子说：“你知道那是甚地方？”

其实他早就发现，那个院子门口也站着放哨的，只有一些小车出出进进，显得更加神秘。

欧宝财说：“知道不？省上的大脑髓都住在那里边。这边院子没啥大人物，都是跑腿干事的。你想闹出大动静，还得把眼睛朝那边盯。”

“这个我不能教你，一旦弄住，你这x嘴一抖，我还成教唆犯了。我的案情最近有些进展，上边有批示，信访局让等消息呢。”

“那你当初是咋引起注意的？”

“你看报不？”

温如风摇了摇头说：“我就是个推磨、压面的。”

“要告状你就不能只懂推磨、压面，得读报纸、看新闻，了解天下大势，知道不？”

温如风想起昨晚初见老欧时，他确实是在读报，并且不是一张，而是一摞。他当时还有点惊慌，只有干部才读报的。后来才知道他跟自己一样，也是告状的。并且现在老欧手里就拿着一份报纸，还故意给他展示了一下大标题，上面是一个重要会议的信息。

欧宝财说：“大脑髓们一个不少地都会出来！”

温如风好像突然有了主意。

## 18 马后炮

何首魁他们进县城的路上，摩托几次熄火不说，还差点在土地岭梁上急拐弯处滑到沟底去。勉强进到县城，领导们已在会议室等半天了。见面还没坐下，政法委书记就先发一通火：“速度这么慢，路上踩死了不少蚂蚁吧？你们的人在省上两会开幕时，突然闯进来，一下跪到领导车前，头顶状告咱们中石书记的牌子，引起了巨大反响，都很得意是吧？中石书记脸丢得连会都开不成了。书记的脸是他个人的脸吗？那是全县人民的脸，知道不？！为这事，年前反复给你们敲过警钟，让人家安抚好，好嘛，还跑到省上闹去了。有预案没有？人离开了怎么不报告？南归雁，看你这书记还干不干？年过得这么消停？县委要求一把手春节期间坚守岗位，你还跑回市上，正月初十才回来，想干啥？你咋不把元宵节过完再回来呢？”说着把桌子拍得直响。

安北斗感觉那可是比训儿子还严厉。南归雁本来可以解释一下老母亲的事，可他没说话，只低头做着笔记。安北斗实在有点看不过去了，才解释一句：“南书记母亲正月初八去世了！”政法委书记这才缓和了一下情绪，但也没说对不起，只把话打住了。

公安局局长接着又收拾起何首魁来：“老何，你是老公安了，把这点事都办不好？这是多大个案子，不就是半裸树的事吗？还有老虎沟杀人灭门案重要？市局和县局抽调一百多名干警，连年三十晚上都在破案，你们在弄啥？温如风是中石书记特别关照过的，年前我在医院也再三叮嘱，让你抓紧办案，这就是你办的案？十几个派出所，我几乎年年给你先进，你还受过省厅表彰啊！给你明说，老何，局里意见很不统一，就是嫌你骄傲自大，不注意小节。把这么个事能办成这样，你能弄屁能当所长？我都想给你撸了！”

何首魁把摩托开得打滑在地，脸上蹭了一块皮，有巴掌大，血刚凝住，还带着腐殖质没擦净。安北斗见他这阵儿也蔫驴一样，闷声不响地甘受训斥、喝骂。局长骂完，就吩咐派警车连夜朝省城赶。

警车上路后，安北斗才发现，连政法委书记也坐在另一辆车上在前边开路。积雪已转化成冰凌的秦岭盘山公路，警车也得套上防滑链才能像蜗牛一样朝上爬。南归雁、何首魁和他坐在车上一直都没说话。临开车前，局长让弄了十几个烧饼和咸菜放在车上，算是他们的干粮，可一直都没人吃。安北斗实在饿得不行了，才提议让都吃一点，说路长。

(未完待续)

# 去老万玉家

张炜 (连载 77)



面是一些长条形的竹牌。他终于解惑：这是她今夜取得酬报的凭据。“好吧，你全都拿走吧！”女子眉开眼笑：“好大方的大人哪！”说完用食指和拇指小心地捏住一支，麻利地抽走，扑通一下跳入水中。她在水中伸出一只胳膊，像鱼鳍一样摇动，向他告别。

尽管疲惫，体内的灼热还未消退，这是那种汤羹的作用。至此，他已明白此地用途，自然想到了冷大人对自己的“恩惠”，想起小棉玉分手那一刻的讶异。双拳胀得发痛，忍不住击打墙壁。他记起了大药堂的药娘：她们个个都有一双长腿，与今夜泳女一般无二，确实是来自这个海岛。

早晨，营管笑吟吟进来：“我来给大人问安，巡督大人可好？”“都好。”“那我就放心了，大人可随时吩咐在下。”他刚转身，舒莞屏说：“慢着。”“大人吩咐。”舒莞屏披了衣服，站到平台上，指着那个闸口说：“请把它关闭。”营管一愣，哭丧着脸：“大人，小的做不到啊！那闸口原无阀门，怎么关合？”“那就砌上。”

营管搓手，不再言语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仰脸笑道：“在下多少晓悟。大人，她可自来，大人随意塞个竹牌儿即可。渔女不易，靠它换银两养活全家哩。”“竹牌儿尽可取去，闸口必得堵上。”他口中没有通融。营管再次做出苦情状：“大人这就难为小官了。”“那就为

我换一间客房吧。”“使不得啊！”营管躬身不语。

## 三

舒莞屏问过憨儿及两个卫士的起居情形，他们说“还好”。他将憨儿领到屋中，指着那个闸口说了夜间情形，问可有良方。憨儿说：“倒也好说。”憨儿将角落闲置的小桌搬来，推入水中。小桌堵在闸口，露出半截。舒莞屏看到屋内摆放了一块元宝形石头，就让他压到小桌上，又将那个放满竹牌的筒盒放在上面。“这就可随时取用了。”舒莞屏拍拍手，算是了结一桩大事。

天气尚好，风有些大。四个人出门，往灯塔那儿攀去。礁岩比看上去更高，拾阶而上，一会儿身上即生出汗粒。进得塔底，发现是一间小小的居所，有火炕和日常用品，住了一位白须老者。老人七十左右，脸上皱纹纵横却颜色红润，双目炯炯，见了来人躬身作揖。憨儿说巡督到了，老人欲要跪下，舒莞屏赶紧搀住。他们细细看过屋里的锅碗瓢盆，发现锅中是小鱼海菜，一块红薯和粗粮窝窝；碗中是几枚鸟蛋。“咱这里吃物甚多，塔前塔后走走，随手也就捡来。就是大饥之年咱也饿不着哩，大人！”老人用袖子擦一下木凳，让舒莞屏坐。

(未完待续)